

放聲集

忠仁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港台書

阮大仁 著

放聲集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放聲集

第一輯：台灣民權與人權

阮大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10.12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507-6 (平裝)

1. 臺灣政治 2. 公民權 3. 人權

573.07

99020770

放聲集

第一輯：台灣民權與人權

著 作 者：	阮 大 仁
出 版 者：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	楊 雲 龍
發 行 所：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928185
	傳真：(02)23928105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記證字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平裝新臺幣五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〇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57301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507-6 (平裝)

非是子知默而是
放聲放聲猶不
足書生誤蒼生
亦讀實誼事哀其
志未伸再讀臨川傳
方知漢文長改離
博學終是讀書人

仁五二十

年擾擾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吾衰久捐書放
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爲異憐汝好毛羽言音亦
清麗胡爲太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既憎汝彈射將汝利
且長隨我遊吾不汝棄哉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鶴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
每玩之常在把

過楊德逢莊

攜僧出西路日晏昧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稚子
舉校出咄嗟見盤羞飯新杭有香袁菜旨且柔暮從秀崑
歸秣蹇得少留捧腹笑相語果然無所求

此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二
 下
 卷
 之
 三
 中
 卷
 之
 四
 左
 卷
 之
 五
 右
 卷
 之
 六
 前
 卷
 之
 七
 後
 卷
 之
 八
 總
 卷
 之
 九
 附
 卷
 之
 十

山河破
威何爲
愛國語
心欲自強
臨危而不
爲己產死
命氏權故
家福

二十年前集
產公海內成
此詩產字
月產字以
聯產放
耳

古仁漢

。疆我救權民合應，產公為下天知從；強自欲公諸國憂，事何成破殘河山；字題集聲放為，詩海南康集首作

君子之言——代序

子君

本書作者阮大仁兄與我是數十年來的朋友，在明報月刊認識的，在本集子裡面的文章，有些是在明報月刊發表的。阮大仁兄能文，經常為明報月刊撰稿，尤其對台灣的政治冤獄，經常仗義執言。這在當時是極之不容易的。

本集子裡的文章，大都是寫七十年代的台灣的政治冤獄，當時是蔣經國先生在統治大局，在走向開放的前夕，主要是在美國的《星島日報》發表的。其次，是於七八十年代在《明報月刊》及《中報月刊》等刊物面世。這些文章都著重於為無辜受刑的人說話，都是說理而平實的，具見一個「君子」的氣魄。

大多數人都知道，這些案件多半是構陷的，沒有公開的、平實的辯護，清清白白的說理，因此而獲罪，是不公平的，但都沉默不語，不關己事，聽之任之。而祇有阮大仁先生為他們仗義執言，亦有美洲的《星島日報》及香港的《明報月刊》等刊物刊出。這類文章，在當時的台灣是不可能刊載的，一旦刊載，編輯及作者可能就祇有被捉將官裡去，這是當年台灣的實況。

因此，台灣今天的開放，實行民主政制，是得來不易的。這在蔣經國時代開始，容許組黨，和平競爭，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蔣經國死後，終而至於民進黨競選得勝，上台執政。然後民進黨下台，國民黨上台，從此實現了民主政治。這在中國人社會，是數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它打破了中國人不能有民主的神話。從而催促中共，也實行民主。祇有這樣，中國才能說踏上康莊幸福的大道。

然而我們回顧歷史，台灣的民主是由各種力量而促成的，蔣經國先生不過是採取寬容的態度而已。沒有各方的努力，島內和島外眾多人士的奮鬥，是不能有所成就的。阮大仁兄的文章，無疑是其中之一。如果沒有海外的聲援，沒有像阮大仁兄以及其他島內外許多人的努力，台灣的民主是沒有這麼容易達成的。因此，本集子的出版，乃有讓讀者記起台灣在過去沒有民主的日子，是如何艱辛地渡過的，從而更珍惜現在的民主制度。這是我們深為警惕的。

序 文

康寧祥

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自中國退守台灣，結合美日強權強力統治台灣，力圖奮起。

一九七一年，以中國國民黨代表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權，被迫撤出聯合國。從此，國際社會的中國代表權遂由中國共產黨政權取而代之。接著，日本自民黨的田中政權與中國共產黨建交，與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斷交，又加以美國民主黨的卡特政權與中國共產黨政權建交，與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斷交。因此，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法統地位、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性，以及在台灣的統治正當性，日漸腐蝕，備受挑戰。

台灣社會在此背景下，人心思變，掀起推動民主改革的風潮，於此期間，來自中國的政治、社會精英，資深者如雷震、齊世英、成舍我、陶百川，年輕者如張忠棟、呂亞力、楊國樞、黃默、胡佛和阮大仁等胸懷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堅持民主、共和、憲政的現代政治基本制度，台灣有他們智慧的奉獻和心靈關注，才能有今天的自由社會和民主基礎。

阮大仁先生，筆名夏宗漢，在我創辦、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的《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寫過不少文章，不過，雜誌社同仁或讀者群多半只知道「夏宗

漢」，不知道他就是阮大仁。

大仁兄出身中國國民黨官宦之後，也就是當時台灣社會大眾眼中的黨國既得利益階級，他以「夏宗漢」筆名發表的文章一出現，讀者奔相走告，雜誌社同仁經常接到讀者來電詢問「夏宗漢」的背景身世，因為他不只文筆典雅，流暢中又帶感情，且文史根基深厚，博古通今，論述常見人所未見，是那個時代少見的政論家。

大仁兄在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社會運動裡，曾經對不少重大事件振筆疾書，奔走聲援，這些事件包括(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台灣政論》停刊事件；(二)一九七九年一月余登發父子被捕事件；(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高雄「美麗島事件」；(四)一九八一年七月陳文成博士命案；(五)一九七七年營救作家柏楊被遞送綠島管訓、延長出獄事件。

大仁兄在上述這些政治案件中聲援的對象，有主張台獨，有主張統一，有的信仰資本主義，有的崇尚社會主義，為何一個身在海外的國民黨既得利益階級會如此關注兩岸人民的民權與人權問題？大仁兄說：「因為執政者過於壓制其內部人民的言論，使批評之責任落在我們身上。若內部有言論自由，以其人民切身之了解，根本輪不到我們說話，而他們的批評也一定比我們要中肯與高明。」

大仁兄進一步解釋：「我認為只有在台灣人民能享有完全的民主自由，華人能在台灣建立起一個完全民主自由的社會，而且在長遠的將來，能替大陸人民提供一個民主自由國家的榜樣的情況下，台灣獨立於大陸之外，才是對中華民族利多於害的。……」

進入二〇一〇年，台灣人民已享有相當的民主和自由，在政治方面的人權與民權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民主人權運動者劉曉波先生卻被關在監牢裡，中國共產黨政權不允許他出席挪威的頒獎典禮，在這樣的對比下，台灣社會的全體人民更應該珍惜已經擁有的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堅守民主憲政的基本制度。

因為草擬「零八憲章」的劉曉波先生說：「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卻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這種「一黨獨裁」、「人權災難」和「恐怖統治」與二十五年前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台灣社會比較起來，可能更為殘酷與悲哀。

「中國做為世界大國，做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為人類和平事業和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裡，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這種局面必須改造！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大仁兄要出版《放聲集》的台灣學生書局來電，邀我作序，希望大仁兄可以接受，還請讀者們指教。

漢。不知道這就是阮大樞。……

……

……

……

……

……

……

……

……

……

……

……

……

……

……

……

……

自序

壹、前言

把文章印成作品發表，我是從十多歲在讀師大附中時開始的。那時大多數是在校內刊物——《附中青年》上刊載的，偶而也有在校外的報章雜誌上，例如在唸初三時用我的名字代替父親所寫的「杭州一師毒案」一文，刊載於台北的《法令月刊》上。

二〇〇三年我重新拾筆時，當時的《法令月刊》發行人虞彪兄邀我寫作專欄，便是拿出那篇舊文作為再續香火緣的理由。五六十年前的《法令月刊》則是虞兄的尊翁，也是先父的好友虞舜先生所創辦的。

不過大量發表拙文，應當是從我在台大唸一年級時，寫作武俠小說開始的。即從一九六一年起，至今大約五十年，總數已超過了兩三百萬字以上了。

貳、五十年寫作生涯可分三個階段

我的寫作生涯可分三個階段，以時間次序排列如下：

一、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即十九歲至二十一歲）

（一）一九六一年我唸台大數學系一年級時，與劉兆藜、劉兆玄兩兄弟合作，共同使用「上官鼎」的筆名寫作武俠小說，到一九六二年暑假完，要升二年級時停止。
（二）在一九六三年唸三年級時，又重新拾筆，再以「上官鼎」的筆名寫了一套書。以字數計，此大約在一、兩百萬字之間。

二、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二年（即三十歲至四十歲）

當時我住在美國，用本名或不同的筆名，分別在紐約、舊金山、香港、台北等地的中文報章雜誌上發表政論文章，以字數計，大約在一百萬字以上。

三、二〇〇三年至今（即在六十一歲以後）

我在一九八二年因為參加了台北的慶豐集團工作，乃擱筆不寫政論，一直到二〇〇三年，我已從台北搬回美國，自商界退休之後，才又重新拾筆。不過我也不再寫作政論，作品的題材以研究書法、論史談文、近代典故等為主體。前三年是替《法令月刊》用夏宗漢的筆名寫「如是我聞」之專欄，每月一篇。後來則改為向《傳記文學月刊》投稿。

以字數計，此大約已有四五十萬字。

承學生書局之青睞，替我出版這套《放聲集》，是選取前述第二及第三段中的拙作而成

書的。

這本書是《放聲集》的第一輯，因為篇幅的限制，選了總數大約十七萬字的作品，題材限於討論台灣民權與人權的文章，共有三十八篇。這些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已經發表過的。那一篇新作，即是台灣政治案件單元中的〈陳文成案新的推論〉，那是因為該文所依據的資料雖是舊聞，卻是在一九八二年擱筆之後，我才取得的，因之始終沒有機會寫出來，所以才利用出版此書之機會撰作此文的了。

參、小談「上官鼎」

因為劉兆玄兄曾經擔任行政院長，所以「上官鼎」這個名號受到了大家的注意。

其實在一九六〇年代，曾經有六個人先後使用過這個筆名去合作寫作武俠小說，此六人都是從台北師大附中的高中畢業的，都唸了台大，專科分別是電機（二人）、地質（一人）、化學（一人）、植物（一人）與數學（一人）。此後大家都去了北美洲留學，其中五位去了美國，一位去了加拿大。後來五位拿了博士，一位只唸了碩士後即經商創業，現在卻是台灣可說的上為富可敵國的大企業主，也就是說此君最為聰明，不去浪費時間唸個博士也。

這六個人寫作的階段，如果以我在一九六一年參加的時間作劃分，可分為：

一、在我之前，是劉兆藜、劉兆玄及許元正。

當時兆藜唸台大地質系，兆玄與元正是附中高中三年級的同班同學。

元正因為要考大學，課業忙，有時請張虔生代筆，虔生則比他低一屆，唸高二。

二、一九六一年，我重考入台大數學系，兆玄則入化學系，元正要重考，我乃應邀參加而代之。在大一升大二時，我的微積分課被沈璿教授「當」掉了，父親乃令我擱筆。

三、我停筆後，兆凱參加。

今製表說明我們六人在台北師大附中的班級與畢業時間，以及在台大的系別如下：

姓名	班級	高中畢業時間	在台大的系別
劉兆藜	實驗六班	一九五八年	地質系
阮大仁	實驗十班	一九六〇年	數學系
劉兆玄	實驗十二班	一九六一年	化學系
許元正	實驗十二班	一九六一年	植物系
張虔生	高六十八班	一九六二年	電機系
劉兆凱	實驗十六班	一九六三年	電機系

不論以時間之長短及作品之數量去計算，劉家三兄弟合起來都居冠軍，因此「上官鼎」這塊招牌的「智慧財產權」應當屬於他們三位，至於元正、虔生及我這三個人可以說是小包（subcontractor）吧。

當時大家都是二十歲左右的毛頭小夥子，各自分別在唸中學或大學，而且都是不久就要出國留學的人，可以說沒有一個是打算久於此業的了。因此當時也沒人注意這塊註冊商標的

「智慧財產權」是屬於那一個人的，反正大家同工同酬，分工合作，有稿費拿便可以了。原則上，在同一時段裏，是只有三個人同時使用「上官鼎」這個名字的，此即鼎三足也。

肆、那動盪的一九七〇年代

這本書所收集的政論文章，大多是寫成於一九七〇年代的拙作，那真是一個動盪的年代。

當時大陸先是在鬧「文化大革命」，後來在文革結束之後，「撥亂反正」、「療傷止痛」，還來不及全面展開由鄧小平先生所主導的「改革開放」。至於台灣內部，在當時有兩件大事，可以看成政局的分水嶺，此即：

一、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中正先生逝世。
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高雄事件。

蔣中正先生的去世，使得其子經國先生能名實相符地出主大政，而去推動他的「革新保台」——國民黨的本土化。

因為這第一冊只是限於有關台灣內部政局的拙文，所以在此只談這方面，至於大陸、兩岸之間等題材，留待將來再談好了。

經國先生在接班之初，並未定於一尊，三個國會不能改選，而黨政軍的元老多有在位